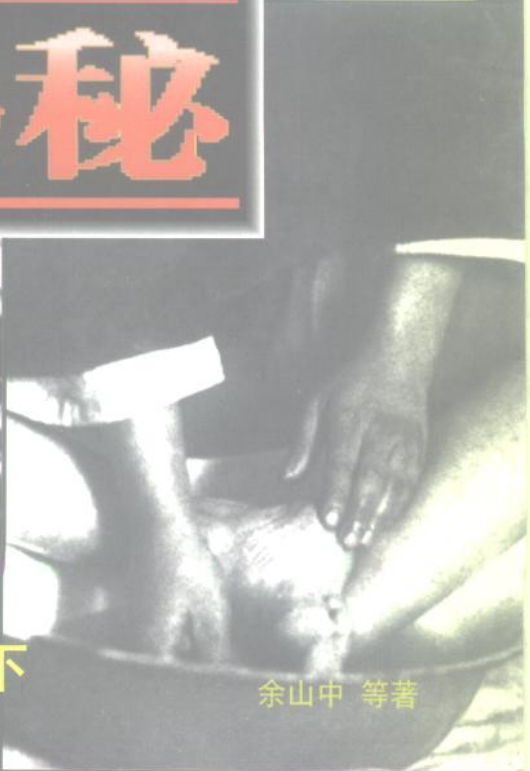


旧中国
丑陋现象
揭秘



团结出版社

下

余山中 等著

团结出版社

旧中国丑陋现象揭秘

余山中·高明远 编著

下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旧中国丑陋现象揭秘/余山中,高明远编. —北京:团结出版社,1997.7

ISBN 7—80130—139—0

I. 旧… II. ①余… ②高… III. ①社会问题—中国—清代②社会问题—民国 IV. D693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97)第14784号

旧中国丑陋现象揭秘

团结出版社出版(北京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)

北京印刷三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1997年7月(32开)第一版1997年7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680千字 印张:26 插页:8

ISBN7—80130—139—0/C·6

定价:39.80元(全二册)

第六章

成仙

史书记述

成仙的说法，来的甚是久远，自有生民以来，就有此种迷想。不过当时迷信得还不算兴盛，及至秦汉，才格外厉害了。后世道家所传习的，也就渊源于此。其工夫不外乎烧金丹，成神仙以及不吃饭，身子轻，并念咒祈祷等等。此种工夫本是想入非非，不能见诸实行的。可是历代的帝王们想必已经是厌乎膏粱，薄天子而不为，一心想再入什么更好的境界，即所谓成仙了。不但帝王如此，连一般家有余粟，箱有余钱的小康之家，也未尝不是听见此种方术便怦然心动。因为人的心理好奇，不知足又是人天性中的一主要部分，所以若果有什么可以惊世骇俗满足欲念的举动，则无不如蝇附膻地相率奔赴。这也是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，成仙也就是奇中之奇了。

秦始皇妄想

成仙的说法虽起于周朝，然而第一个迷信的，当推秦始皇。当他往东巡游时，有一位方士名徐福的，上书请与童男女数千人往山东渤海中三座神山上，求仙人不死的药。始皇虽是英明之主，可是心中已经变坏，所以此种诱惑的话，竟至一触即发。于是遣派徐福带领着童男女好几千名，一齐到渤海中的蓬莱方丈瀛州三神山上，去求不死的药。谁知求了一回，竟是白费工夫。再说那好几千童男女，也不知都是谁家的佳子弟，竟为秦始皇所迫使，不得不去入海求仙，实属万不幸了。秦始皇既先孤人的子女，作虚妄的恶事，就早该不得好死，又何能再得长生不死的药而成为神仙呢？

徐福不过是一个妄人，不干正经的事，他见秦始皇如此不长进，不去好好治理国事，竟一味的巡游无度，求长生不死，于是投其所好，这才上书请率童男女到海中求仙。只因他一句话，竟至伤害了数千位青年男女，可见方士的口甚是恶毒。不知他们是怎样的求法，只知蓬莱三岛，不过是沿海的几个孤堆就是了。当初他们想必连岛上也不敢去，仅仅在岸上望了一回，就算拉倒。因为当时的人只能在陆地上施展势力，若要提到泛海的事那就要浑身吓麻了。他们用个滑稽的口吻，回报秦始皇，说是：“不能到那三座神山，可是确曾望见过。”其实此种口气，连小孩也哄不过，不料那英武一世的秦始皇，竟被他们瞒过了，真是好笑得很！

张良从赤松子游

秦始皇是因为不修国政，专求成仙而死的。可是汉朝有一位豪杰，论他的形貌，则如同妇人女子，论他的韬略，则能运筹帷幄之内，决胜千里之外。这个人就是世所素称的汉朝三杰之一张良。他既佐汉高祖灭了秦始皇，得了天下，封为万户侯，以为大仇已报，不

必再求进取。最好还是求一个清净幽闲的仙境，倒还好些。于是就少吃烟火饭，学习古时仙人赤松子的工夫，以便也成个仙人。他到长安以后遂大门不出，专门在导引气体不吃饭上用工夫，可算是最有心计的人了。

张良这段成仙的工夫，想必是出于真情实意，但是作《资治通鉴》的司马光，偏说他是有意规避汉高祖的猜忌，这才假托成仙，不去贪求眼前的富贵。其实追踪溯源地细加推敲，张良果欲规避人君的猜忌，则尽有别的好法，或是当面与汉高祖说通，或是隐居不出，或是如蔡松坡规避袁世凯的猜嫌而纵情诗酒，或是如周公的恐惧流言而辞职居东，这都是大臣正大光明的行径，刘邦是宽宏长者，臣下既求全身，又焉能格外的加以诛戮呢？可是张良计不出此，竟要不吃而从赤松子游，可见他是别有所好，非汉高祖所好的宝货妇女了。世人不察，竟说张良学成仙，是为汉高祖所逼，无奈过于开罪沛公了。

至于说到这位赤松子，到底是个什么人？则不过只是传说中一个古时的仙人罢了。他是怎样的仙人，实在也无从考察。在一册《列仙传》上，也只说是他当过神农的雨师，专司下雨的事。其实这亦难解，因为当时诸事初开，赤松子又焉能管着下雨的事呢？这也与成仙的事，一样的缥缈难凭。

汉武帝受愚

以后到了汉武帝（公元前140年，距张良约60年）成仙的老说法，就越发动人听闻。汉武帝是最著名的一个，其余平民中求神仙的，那就不用说是甚多了。当时有一个李少君，上书说是若能祭祀灶神，灶神一定能赐下长生不老的药草，或是有关神灵的鬼物，以及一切祥瑞之物；因为灶神在神农时（公元前2700年）作过火官。而且祭祀灶神以后，丹砂（朱砂）可以化为黄金，蓬莱的仙人也可

以看见。既看见仙人后，再到泰山加封若干土，开辟出一段祭地，那么就可以免死了。

汉武帝听到这段神话，正对胃口，于是亲自祭祀灶神，又打发一些方士去求神仙，以便长生不死。可是那位说神话的李少君，不久就死去了。最可笑的汉武帝还不信他是死了，以为他羽化而登仙了。您说出奇不出奇呢？当时汉武帝既然这样的迷信成仙，可巧这些神仙你不求他也不出世，你若去求他偏偏要出世了。经汉武帝这一求，燕齐（今河北）诸地不知发现了多少神仙。其实细细推求，不过是燕齐的怪诞之士所造的谣，以便欺哄汉武帝便了。

汉武帝元鼎二年（公元前115年），为成仙起见，想不吃烟火饭。于是用香柏木筑一座高台，台上再用铜作一座承露盘。只就盘说，也有二十丈高，七围多粗，顶上有仙人掌，好承受空中的露水。武帝就取掌中的露水，再加上玉石的细末，和起来当饮料；说是这样的作法，就可以长生不死。此外不但要筑造高台高盘，还要筑高的宫室，因为非这样不能与仙界接近，所以就大兴土木来了。

试想此等虚谬的举动，还不如和尚们尚且知道吃饭要紧，因为释迦牟尼当修炼到极处，肚子里也如雷鸣，他并不去饮露喝风，而是要沿门托钵求人施舍茶饭，绝不如汉武帝这样的愚鲁，放着山珍海味还不肯吃。这样说来，和尚还聪明于汉武帝哩。

更可丑的，汉武帝竟将自己亲生的公主许配给一位名叫栾大的方士，又加给他一个高贵的爵位，叫五利将军。也是因为栾大能说大话，偏偏又有一个爱听大话的汉武帝，于是这场交易才算成功。起先栾大对武帝说：“臣常往来海上，遇见安期（秦时在东海上买药，当时人称为千岁公）与羡门子高（古时仙人）一类的仙人，他们说黄金是可以炼成的，黄河决口也可以塞的，不死的药也可以得到，仙人也可以招致。可是臣的老师，并非有求于人，乃是人有求于他。若果真打算去招致仙人，则对于所派遣的人，一来须隆重的加以委任，

二来还得令他居于戚属的地位，三来须用客礼待他，这样他就可以和仙人通话了。”

不料汉武帝果真上了他的当，即刻拜栾大为五利将军，封为栾通侯，且将卫长公主许配与他。栾大经过这一次的隆重待遇，一时贵震天下。于是山东各地方，也都捕风捉影地说是有什么秘方可成神仙了。

试思汉武帝既为一代帝王，不知讲求救国救民的大计，专在神仙上用工夫，岂非失了为君的体统么？况且既是神仙，又何必再要官爵贵戚呢？既是因为有官爵才引出许多神仙，可见神仙也是喜好人世富贵的了，这还算是个什么神仙呢？汉武帝拿着人间的富贵为代价，去换神仙，谁知栾大之类的方士，竟假托着神仙，去骗他的官爵、公主。栾大所得的有切于实用，而汉武则虚抛资本于东海，连本钱也换不回来，毕竟还是栾大乖觉些。可是此种逛骗的魔术，只可行于一时，不可行于永久，于是遂有以后的诛戮了。

栾大既用大话骗得一个将军，一个侯爵，一个公主。随即大治行李，要到东海求见他师傅安期与羡门子高一类的仙人。汉武帝也有些乖巧，不尽信栾大的胡吹，所以特地打发人跟着同去，试试到底能不能应验。到了仄山（在山东），并未见到什么仙人，但是栾大硬说他曾看见过他的师傅们。此外所说的不死药、丹砂成黄金等等方术，尤多不验。及至回到长安，汉武帝好生发怒，于是吩咐一声，将栾大腰斩了。

汉武帝受人一次愚弄，仍毫不觉悟。他以为这个方士所说的不中，另一个说的或者必中，总不想神仙之事是虚妄的，也并未想到没有一个方士能招致神仙，人也不能成仙。只因他心中怀着一个成仙的希望，所以总有些只图富贵不怕杀的方士来引逗他。栾大既遭横死，又出了一个蛮人叫公孙卿的。当时他对汉武帝说：黄帝时取铜铸鼎，感应了天上的龙，所以龙垂下胡须来迎接他。黄帝因此与

群臣后宫七十多人，一同骑在龙身上升了天。汉武帝听了喜不自胜，不知不觉说：咳！果真我能像黄帝那样，我弃掉妻子，如同脱鞋一样容易，并无什么恋恋不舍的。

汉武帝既然存着此等视妻子如弊履的心思，自然更顾不得百姓们的疾苦了。小民不幸生于此昏乱的时代，谁还能为他们谋划如何生活呢？所以汉武帝一人求成仙，直接陷害的是他自己，可是间接受坑杀的，却不知有数千万人！邪说误人，一何可恨！

公孙卿看出栾大所以伏诛，是因为求不到仙人的影迹，并且求得更快，以致无法应付，就对武帝说：河南缙氏城上，有仙人留下的足迹。武帝听到这个消息，自然是连饭也吃不下去了，即日命人去看。他还好似有点觉悟，反问公孙卿说：“卿是不是也如同五利将军一样的做假？”公孙卿还持着坦然的態度答道：“并不是仙人来求皇帝，乃是皇帝来求仙人。既然是皇帝求仙人，那么就不能随皇帝的便，自然当随仙人的便，必须恭恭敬敬积月累年的等候，仙人得便方才能来，若是持之过急，恐怕仙人要跑了。”

公孙卿可称为善于巧辩的，若是栾大也有这样的伎俩，又焉能落得一个腰斩的结局呢？汉武帝因此不加深究，只不过令在全国各地的都会名山，建设许多高大的寺观，等候仙人的降临就是了。这就是我国至今各地高山都有庙宇的原因。可是因这一迷信，竟不知劳多少民，伤多少财。迷信害人，真是不浅！

公孙卿虽用的是缓兵之计，汉武帝却是急如烈火，等不得仙人来临，便降尊纡贵去找仙人。不到一年，又亲至缙氏，然后东巡到海上，发船去求蓬莱的神仙。然而毫无收获，所以又回到灰山（计自长安到灰山约1000多公里，灰山到东海约500多公里）。在灰山作了一回怪，有方士说蓬莱的神仙，好象就要出现。于是再从灰山，复到东海，不料又是白跑了一趟腿。从前都是打发使者去招致仙人，这一次汉武帝以为托人是靠不住的，倒不如亲自出马好些，于是就

要亲自泛海，去求蓬莱。幸亏有一位知趣的臣子，名叫东方朔，恳切的谏言说：要见神仙不可急躁，若由正道而求，他自然会来，倘若不循正道，恐怕仙人要逃去的。臣愿陛下还宫，安安静静的等候，仙人必会自己来的。汉武帝听了也觉有理，所以下令还宫。统计这一次，为求仙人共用五个多月往返共走了9000多公里。您想冤枉不冤枉呢？最占便宜的，是公孙卿，因为他大骗了汉武帝，反倒一点罪过没有。也许是汉武帝想到，一味杀人，是得不到仙人的。所以才饶了公孙卿的命，不然恐怕他比桀大的罪还要大呢！

汉武帝求仙的心不死，公孙卿拐骗的心也不死。又向汉武帝造谣说：“山东东莱（今掖县）的东莱山上，有一个仙人出现，说是愿意和天子见面。”汉武帝正在火急的时候，一听仙人来见的話，自然跣足欢迎。于是又从长安东奔1500多公里，到东莱拜会仙人。谁知在那里住了好几天，连一个仙人也没来，于是垂头丧气的就要回去。可是，天子出游总该有个堂皇的题目，才好遮人眼目。这一次如果白白瞎走3000多公里，那么全国都要痛加讥评了。可巧正碰着久不下雨，天气干旱，所以汉武帝好歹的抓住这个干旱的题目，到东莱城的东北方的万里沙上，胡乱的祷了一回雨，这才聊以解嘲地奔回长安去了。细细想来，求仙岂不是如同疯子一般么？

公孙卿又迷惑武帝说：“仙人喜欢住楼上，不喜欢住平地，所以应该多建高楼，等候仙人，仙人方肯来临。”武帝于是下诏建设一观天像台，高有一百多丈，顶上有承露盘，盘上有仙人掌，掌上擎着玉杯，承接空中的露水，以为饮了此等露水，就不用吃烟火饭，而可以成仙了。

汉武帝中迷信成仙的毒，似乎不能再深，屡次求仙，屡次不得，就该看出他是假的来。谁知竟一味的执迷不悟，您想世界倒有此等执迷的人！他二次到东莱，并未遇见一个神仙，不料在长安安居了几年，成仙的心总是去不掉，所以当征和四年春，又到东莱去浮海

求仙。群臣们都谏诤说：不必再去罢！但是汉武帝不听，又去了。及到了东莱，正碰着狂风陡起，白昼晦冥，海水沸腾。吓的也不敢浮海了，好歹等了十几天，方才死心塌地回长安去了。

惟究汉武帝这样三番二次到东莱，想必是因为深居内地，得不着海景散心，或者是特为到海边去玩一回海景吧！可惜他只见到一处海陬，便不敢再前进了。若将他放在太平洋的洪涛巨浪上，恐怕他是再也不敢求神仙的了。

汉武帝自在东莱看过海水沸腾后，再也不敢求神仙了。当时他的年纪已到了六十九岁，求了一辈子神仙，到底也未曾求着，自己也不能长生。所以这才会悟过来说：“朕作了五十年的皇帝，没曾作过什么福国利民的事情，所作所为尽是叫百姓愁苦的事。现在已经懊悔不及，从今以后，凡有什么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财产的事，一概予以铲除。那些方士及等候神仙的使者，也都各归各地吧，不必再弄巧成拙哩！天下岂有长生不死的仙人！尽多不过是在饮食上加以节制，按时服点补药，或者可以少得一些疾病就是了。”这是汉武帝从五十年中所得的经验话，足见成仙是虚妄的；然而道教为什么还以炼丹成道为生活呢？试看天下有多少道士，哪一个不是以成仙为目的呢？哪一个不是劝人去成仙呢？其实从汉武帝一身，也就窥破他的破绽的。

王襄谏汉宣帝

汉武帝固然是糊涂了一辈子，到老才醒悟。可是到汉宣帝时（武帝的儿子）又糊涂起来了。他听了一些方士的话，增置了不少的神祠。又听说益州（今云南昆明县）有两种神：一名金马，就是所出的金子如同马形；一名碧鸡，就是所产的碧玉如同鸡形。这两种宝贝，都可以用祭祀去招致的。宣帝听到这种消息，遂命谏议大夫王襄去求此二种神。幸亏王襄是个深通事理的，借着他所著的一篇

《圣主得贤臣》颂，讽谏宣帝，这才打消了宣帝求神仙的心思。

寇谦之的图录真经

从汉宣帝直到晋末，在这长久时代中；固然有些好神仙的事，都不甚显明，所以在鉴史上也未曾大书特书的记载。即如当汉末时，魏主睿虽雅好神仙，却未曾特别加以记载。此外所有一切好神仙的事，虽然多至不可胜数，可是只见之于稗官野史，而正史上则不多见。这是因为非到轰轰烈烈势不可遏的时候，正史不肯妄费笔墨去批驳的。不料到晋末时，分成南北朝。北朝的国号为魏，魏主原是匈奴族，名拓跋焘，他就大举的求神仙了，而道教所以兴，也就是起始于该时。论到是为什么兴的呢？乃是因为当时在嵩山有一个道士，名叫寇谦之，修的是张道陵（详见下文）的法术。他说曾遇见过老子，并且老子命他继张道陵为天师。老子又教给他不吃荤以及轻身的法子，使他整顿道教。他还说遇见一位神人叫李谱文，乃是老子的玄孙，交给他道家的仙籍，叫作什么《图录真经》，使他辅佐北方的太平真君。寇谦之遂将这部《图录真经》，奉献给魏主，但是无论在朝的在野的人，都是以为是瞎造的。不幸有一位姓崔名浩的光禄大夫，竟大信特信，并且上书给魏主说：“圣王受命为君，是必有天应的。当伏羲时，有龙马负图出于河；大禹时又有神龟负书出于洛，那不过是只托在野兽昆虫身上，见不出伏羲大禹的圣德来。现在我君在位，上神竟然特地降下《图录真经》，而且写的手笔又是粲然可观，书中的风旨又是深妙有味，岂不是与神人更为接近么？伏祈我王，不要忽略了上神的灵命啊。”

魏主看了崔浩的这一篇阿谀的书疏，喜的心花俱开，于是吩咐拿着玉帛牲牢，到嵩山去祭祀，并将寇谦之的弟子等迎到京中（当时魏以今山西大同县为京城），举行天师道场，以迎合那本《图录真经》。

其实老子玄孙李谱文，又怎能成为神人？又怎能将《图录真经》交给寇谦之？寇谦之又奉献给魏主，看看写的笔法挺秀，措辞深妙；难道上天岂是又能写字么？又岂是还懂得汉文么？真是不值一笑。所以司马温公也曾批评说：“老子、庄子本是轻尘俗求寂灭的，但是学老庄的，反倒要成神仙，服丹药，求长生不死，炼草石求成金银。这正与老子背道而驰，反口声声说是学老子。老子不过是诸子中的一个，神仙也只算是一种迷人的方术，后来又添上一些符水禁咒的事，到寇谦之时，遂又熔为一炉，越发与老庄的本旨相悖谬了。”

老子认李渊为一家

老子本以“清净无为”为主义，绝不是要迷惑后世，可是后世奸人竟擎着他的旗号将人迷惑。如葛稚川在《文献通考》上，说老子无代不出世，每一出世就必改换一次名号。真是捕风捉影的话。老子本因生在李树下遂姓李，后世有些姓李的，竞相认老子为鼻祖。但是最奇怪的，就是有姓李的作了天子，却不屑认老子为一家，老子反倒纡贵降尊地来认天子为一家。俗语说：“人敬财主，狗溺槐树，”难道成了神仙的老子，也犯了世人一样的病么？说来倒真是丑得很。唐朝的开国天子李渊，在他未作天子的时候老子也不去认他，及到他登了天子位，还不满五月，老子马上去认他为一家。这种附炎趋势的行动，本是卑鄙龌龊人的本性，不料一个成神仙的老子，也露出此种丑态，这还讲什么《道德五千言》呢？当时唐朝发祥太原（今山西阳曲县），遂有一位晋州（今山西临汾县）人叫吉善行的，说是在一座羊角山上看见过一个白衣老者，对他说：“替我转告唐天子说我是老君，是他的老祖啊。”李渊听到这个消息，想既然老子来认一家，总不该任他无所依托，遂下了一道诏命，就于羊角山上，建下一座老子庙。

后来有人批评说：这不过妖人拿着老子的名义，来欺哄阿谀李渊就是了。不料李渊就信以为真，而且后来又有唐高宗唐明皇，继续地铺张扬厉，真是乱宗误祖不少。

唐太宗强迫臣下当道士

老实说来老子的出世主义，原不是国家的励事。凡人信仰此种主义，也不是社会上的圣人。这种消极的主义，只可用之于一般虚矫的人，不可用之于专务实际的人。即如唐太宗时，有一位名叫萧云的，虽然位居太保，但是行径多与时人不合，并且还说太傅房玄龄为奸臣，仅仅不曾造反。但是太宗并不听他的话，他就以为是甚不相得，所以奏请要出家当道士。太宗以为他正是一个道士的材料，所以就准如所请。不料萧云又懊悔了，又奏请不爱当道士了。太宗以为这个反复无常的行动，真是不合体统，所以就贬为商州（今陕西商县）刺史。这就见出非乖僻人是不能打在道士类中的。

当唐玄宗时（公元713年），有一位名郑铄的统军，和一个叫郭仙舟的县丞，被玄宗强迫度为道士。二人秘密献诗给玄宗，多说虚无道教学说，玄宗以为二人各有职司，理当实事求是地尽职，今反专崇道教，不切时用，那么就令你们二人各从所好，去当道士吧，所以强迫将二人度为道士。二人这才有冤无处诉，懊悔也来不及了。平心试思，玄宗是何等的有趣！

唐明皇前后矛盾

唐玄宗（即明皇）不但拿成仙的说法去奚落他的臣下，还改造以前的谬妄习俗。历代相传有一座集仙殿，乃是专为聚集仙人而建的。有一次玄宗与群臣在集仙殿中筵宴，遂说道：“成仙是凭虚的说法，是朕所不取的，惟独贤人乃是国家的宝贝。今与卿们在此处筵宴，乃是专为国求贤的，可以将殿名改为集贤殿，不必再称为集仙

殿了。”

可是玄宗虽然不赞同成仙，却是迷信泰山神的。所以更改殿名以后，不到六月，就去封泰山。前后的仪仗扈从，绵亘有数百里。当时他暗中问礼部尚书贺知章说：“怎么前代封禅时，不将玉牒上的文字宣示于人呢？”答道：“玉牒上的文字或是为密求神仙的，所以不愿叫别人知道。”玄宗说：“朕本为苍生求福，可将玉牒上的文字，都宣示出来。”于是他就在山上祭祀昊天上帝，群臣们都在山下祭祀五帝（东方苍帝，南方赤帝，中央黄帝，西方白帝，北方黑帝。）百神，并封泰山神为天齐王。

玄宗不求成仙，固然可佳，但是自己祭祀昊天上帝，令群臣们只祭五帝百神，难道祀神还分什么等级么？况且又封泰山神为天齐王，其实泰山何尝有神，即便有神，又何须人去封他。此等作为均是借神欺人的举动，以为神的地位，可以随人的意旨为消长，看神为自己夹带中一件器物，有权令其下贱，也有权令其尊贵。当此等神，竟随人的意思摆弄，也真难其为神了。这就是我国历代对于神的观念，何尝算是畏天敬神呢？

玄宗晚年又迷信起神仙来了，您想奇怪不奇怪呢？先是有个方士名叫张果，自己说有成神仙的法术，并说他在唐尧时为过待中官。他常在北岳恒山中往来。当时相州（今河南安阳县）刺史韦济将张果荐到朝廷，玄宗亲自用玺书将他迎到禁中，并赐他一个光禄大夫的爵位，号称他是通玄先生，另外还赐给他许多好吃好用的器物。及张果死去，有一些好事的，都齐声说是他尸解了。至于问什么叫作尸解呢？据迷信成仙的人说，就是脱了躯壳羽化而登仙了。在《集仙录》上，也提到“死时仍如生时的形貌，就是尸解。死时肢不发青，皮不发皱，也是尸解。死时眼睛仍如生时发光，也是尸解。有的死而再生，有的尸未收殓忽然失去，有的头发脱下，形体飞去，都是尸解。在白天尸解的为上等，夜间尸解的为下等。”说的倒也好听，

其实何尝见过呢！

玄宗听到张果尸解了，于是也就迷信要成神仙。岂不知他不过是死去罢了。再察当武则天（即玄宗的祖母）时，就听说张果生在唐尧的丙子年，已经活了三千多年还没死，所以心下也欣羡的怦怦跳动，特为要向他讨个不死的法子。谁知张果听到皇帝打发使者去宣召他，竟吓了一跳，以为是要打破他欺人惑世的邪说，因此就诈死了。他既然骗欺过玄宗的祖母，玄宗若是慈报，自然该治他的欺君之罪。谁知不但不治罪，反到恭恭敬敬将他迎到家中，拜他一个官爵，又将祖母所传的宝物赐给他。人若不是丧心病狂，断不能如此倒行逆施。推究所以，还是成仙的心作祟就是了。只要能成仙，国可以不要，君可以不为，仇可以不报。利令智昏，一何可叹！况且玄宗在位四十四年，当排斥道教时国家非常的康泰，及到他晚年好神仙时，遂引出安禄山造反来，唐朝因此也就愈弄愈坏，以至于灭亡。邪说害人，岂不厉害么？

老子既来认唐朝的天子为一家，骗得唐高祖为他立庙，又骗得唐高宗封他为太上玄元皇帝。其实若果真是清流的神仙，他必不甘受人君的摆弄。唐玄宗时专以求神仙为事，有一次梦见老子对他说：“我的像在京城西南百余里。”玄宗于是打发使者到京城西南百余里寻找，要他将像找来，迎到兴庆宫。可是不知这个像是画的，或是木雕的，石凿的，以及是铁打的，铜铸的，银镂的，金刻的。也不知是挂在壁上，或是摆在案上，或是埋在地里，或是丢在野外，只说是找了来就算完。再说这个像，也不知是谁替他做的，为什么流落到荒芜的地方。再说也不知当时天下是独有这一个像呢？还是另外有别的像呢？据情说来当时人君既大崇道教，迷信神仙，则老子的像必是在坑满坑在谷满谷。老子为什么独独挂他在京西百余里的那一个像呢？况且既是已经成为神仙，又何必再为人替他做的像挂心呢？所以历历推究，玄宗做梦是假的，老子托梦也是假的，连那

个像，也是假的，无非大家一气弄假感人就是了。华阳范氏也曾批评说：老子是为方士的傀儡，玄宗是为方士的愚虫。真为有见识的话。

玄宗不但为方士所愚，连他自己也愚自己，有一次向宰臣说：朕在宫中为坛，为百姓祈福，亲自写了一篇黄素的求福文，不料竟自飞上天去了。又听见空中有神说：圣寿诞长。朕炼丹既成，置在坛上，到夜间要去收时，又听见空中有话说：药不用收，这里有守护的。

群臣听到玄宗这篇谎话，本来笑的肚子难受，但是为保性命起见，也不得不叩头称贺。其实祈福文焉能飞升？玄宗既为百姓求福，为什么空中有圣寿无疆的话？他所炼的是什么药？空中的神又哪有工夫去替他守护？无非欺人自欺而已。

方士柳泌作县知事

玄宗好神仙，已经闹出不少的笑话。可是那位因韩愈谏净佛骨而把他贬为潮州刺吏的皇帝唐宪宗，（玄宗第四代孙）也脱不掉他曾祖的窠臼。当时他不但迷信佛骨头，而且最嗜好神仙。他曾下诏徵求天下所有的方士，随即有那奉迎意旨的宗正卿李道吉，荐上一位山人柳泌，说是他能配合长生药。柳泌遂对宪宗说天台（今浙江天台县）的地方出产灵草，设若能为该地的长官，就不难就地配合长生药了。宪宗遂命泌权为台州刺史。当时一班谏官一齐谏净说：“人主即便喜好方士，断不该使他直接的为百姓的父母官。”但是宪宗只要自己成仙，顾不得台州百姓的疾苦，所以就打发一个素不洞晓民事的山人，去作县官，试思台州百姓遭殃不遭殃呢？宪宗还说：“费上一州的力，为朕造长生，你们何必爱惜一州的百姓呢？”群臣这才都不敢再谏净了。

其实放出一个糊涂州官去蹂躏百姓，乃是最伤天理的事。即便